



专访凯特·温丝莱特： “很幸运， 我不活在梦幻世界里”

文/李俊 采访/Tatiana Rosenstein (发自威尼斯) 编辑/张一阳

因主演迷你剧《欲海情魔》，凯特·温丝莱特荣获今年艾美奖迷你剧的最佳女主角。温丝莱特的气质类似中国影后巩俐，她们都轮廓坚硬、内心强大，身上有挥之不去的世俗气质。混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她们是表现力、感染力极强的女王；一旦被装裱得光鲜亮丽，放在橱窗里，就会失去生命力。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专访时，她说：“我踩在真实又温暖的土地上成长，这让我长大后不需要做一个歇斯底里的好莱坞泼妇。”

在第63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上，凯特·温丝莱特因主演五个半小时的迷你剧《欲海情魔》，在这个表彰美剧的舞台上横插了一脚



在《杀戮之神》中，与温丝莱特搭档的是朱迪·福斯特、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这样的奥斯卡影后、影帝级人物



在《传染病》中，温丝莱特饰演卑微、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年医生

身穿紧身红裙的她，几乎是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得有些夸张。她拿着艾美奖迷你剧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在台上大呼大叫：“啊，天啊！我完全没想到……”

她不是刚出道的小演员，她是大名鼎鼎的凯特·温丝莱特。两年前，她拿下奥斯卡、金球奖影后，被《纽约杂志》誉为“当代最杰出的英语演员”。

在第63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上，温丝莱特因主演五个半小时的迷你剧《欲海情魔》，在这个表彰美剧的舞台上横插了一脚。她获奖时过分激动的表现，让观众忍不住调侃：“拿奥斯卡影后那会儿，也没见她这么激动。”

温丝莱特不是做作，她就是这样的人。如今36岁的她，已经是离了两次婚、两个孩子的妈妈。相比其他同龄女星，她更有世俗的烟火气，不喜欢把自己包装成杂志上的形象那样完美无瑕。

有人统计过，奥斯卡影后对大多数女明星都是个魔咒，得奖后事业会低靡，感情也会出问题。温丝莱特只应验了一半。去年，她和丈夫、著名导演山姆·门德斯宣布离婚，但事业上她越走越顺。《朗读者》为她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她迅速找到擅长的表演方向：她的早熟，让她能够胜任各种处于中年危机的主妇角色。

9月初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温丝莱特主演的《杀戮之神》、《传染病》以及《欲海情魔》全部亮相。她游刃有余，可以是徒有表面光鲜的职业妇女，可以是卑微、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年医生，也可以是为生计颠簸、被命运抛弃的绝望主妇。国际媒体热情地称她为“威尼斯女王”。

本周，她将来到上海，为浪琴手表助阵。

“威尼斯女王”

穿黑色正装套裙、浅色衬衣、高跟鞋，脖子上挂一条珍珠项链，南希看上去英姿勃勃，干脆利落。跟着律师丈夫走进另一对夫妇家时，她是标准金融投资顾问的打扮。

因为孩子在学校里打架，他们来跟另一对家长谈。在短短70多分钟里，两对夫妻都在指责对方的教育方式，也触发了各自的婚姻矛盾。起初，南希努力表现出优雅、端庄，还时不时掏出粉盒检查仪表。半小时后，她再也无法忍受中产阶级的虚伪了——她在主人的客厅，对着那些刚从伦敦买回来的精装当代艺

术图书呕吐了。这一吐，让她放下面具，像个斗士般迎战自己的“内忧外患”。丈夫不停地接听电话，她则抢过手机，直接丢进花瓶。她的情绪开始失控，摔桌上的花，大喊大叫，口出脏话……她甚至开始喝酒，整个人醉醺醺，狼狈不堪。

这是温丝莱特在《杀戮之神》中的表现。影片出自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之手，俏皮、尖刻、荒诞，像把利剑赤裸裸挑开了当代中产阶级的伪善和脆弱。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里，这也是20多位国际影评人打分最高的影片。

英国《卫报》的记者看到温丝莱特呕吐的一幕，感叹“像一个打破沉默的举动”。因为此时，电影院里的观众给予了狂热的回应，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鼓掌声。“或许大家都开始释放了。凯特要做回自己了。”《卫报》写道。

正如《好莱坞报道》所言：“凯特·温丝莱特丢掉角色佯装的优雅后，这个角色真正的魅力才浮出水面。”

影片《杀戮之神》改编自法国新锐女作家雅思米娜·雷乍的舞台剧，该剧曾获得过2009年托尼奖的最佳戏剧。波兰斯基将法语剧本翻译成英文，把故事背景从巴黎换成纽约的布鲁克林。与温丝莱特搭档的，是朱迪·福斯特、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这样的奥斯卡影后、影帝级人物。波兰斯基在拍摄上也借鉴了舞台剧的方式，78分钟里基本只有一个客厅的场景，四个演员在狭窄的空间里互斗演技，银幕上的时间和真实时间完全一致，一气呵成。

因官司缠身，76岁的波兰斯基没有去威尼斯参加记者会，另一主演朱迪·福斯特也因故缺席。温丝莱特一个人撑起了影片红毯、发布会的半边天。第二天，她又坐在《欲海情魔》的发布会上。

HBO出品的五集迷你剧《欲海情魔》，是温丝莱特犹豫10个月后才接拍的从影以来第一部电视剧。原著是詹姆斯·M·凯恩的同名小说，1945年，曾被名导迈克尔·柯蒂斯改编成电影，由好莱坞黄金时代女星琼·克劳馥主演，她还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影后的头衔。

厚达280页的剧本中，温丝莱特的角色几乎出现在每一幕戏中。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个家庭主妇遭遇丈夫的背叛，放弃尊严当女招待抚养两个女儿。她最终成为女强人，但溺爱的女儿不仅毁了她的事业，还抢走了她的情人，成为一出悲剧。

事实上，出演《欲海情魔》正是温丝莱特本人经历与门德斯离婚的那段日子，皮尔斯这个角色或多或少都投入了她个人的真实情感。凯特自己也承认，皮尔斯是她从影多年来和她本人最贴近的一个角色。不过，即使没有这段真实的情感经历，温丝莱特也是如今好莱坞女演员中，最能够诠释出女主角坚强、痛苦和对生活失望感的一位。

“拍这部影片时，她对与角色相近的真实生活痕迹的呈现，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很多，这对她的表演是有帮助的。”导演托德·海因斯说。

对角色的领悟，源自生活经历

《vogue》曾这样评价温丝莱特：“凯特的优势在于，她有能力让生活这个巨大的机器很好地运转，并始终保持亲切和职业。”

今年早些时候接受《vogue》杂志采访时，温丝莱特接到一个电话。她告诉记者，她需要离开两分钟，安置下自己的孩子，再回来继续接受采访。在旁人看来，这似乎不像是大牌明星的做法。

接受媒体采访时，温丝莱特第一个动作一般都是打开包，开始卷自己的烟。只要能抽烟，她也不在意餐桌并没有收拾干净。她也会和记者交流生活经验，比如哪里的白松露油又便宜、又好吃。

她的开场白通常是：“我看上去是不是和别人期望的样子有点不同？”在温丝莱特看来，好莱坞的金科玉律就是无论男女明星，都永远要把自己弄得光彩照人，摆出一副杂志封面里的样子。

她可不想遵循这套定律，因此有时会被指责自大、忘恩负义。比如，2003年，温丝莱特登上《GQ》杂志封面，杂志为了更好的效果，PS了她的身材，让她看上去更苗条。这是时尚杂志的惯用技巧，后来温丝莱特却发表声明，说自己的照片被过度修饰了。“PS能让人看上去更加优雅，去除一些普通的气息，但凯特不想这样满足大众。这就意味着背叛。”《卫报》评论。

16年前出演李安的《理智与情感》时，温丝莱特还是刚出道的小胖妞。在李安的传记《十年一梦》里，他对这个未来影后的评价是：“当时的她，尚未具备诠释复杂情感的素质。当然，她的角色也比较单纯，脑筋比较直，不是智慧型的，也没什么困难。教一教，题型分析给她听，帮她注意一下灯光、角度以及一些小节，也就可以了。她的协调性、支配

感都蛮好。新人，只要她尽力做到、或者快要达到导演的要求，本身就会散发出一种努力的纯真。观众很吃这一套。”

观众的确吃这一套。温丝莱特就是凭借《理智与情感》第一次入围奥斯卡奖，提名最佳女配角。至今，凯特回忆起和李安的合作都心有余悸，在她印象里，“李安说话非常直接、坦率”。那时候的温丝莱特，年轻、兴奋、容易紧张。为了让她进入古典英国文学的氛围，李安教她打太极，让她学会放松，安静下来。

接下来的10多年里，她的人生发生了太多变故。她和大自己10多岁的男人相恋，演了《泰坦尼克》成为大明星，男友却生病去世。她24岁结婚，25岁生了第一个女儿，做了母亲；26岁离婚，28岁和著名导演门德斯再婚，生了儿子乔伊。去年，她开始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恢复单身。

这些经历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一笔财富。温丝莱特16岁就离开学校，没读过多少书，谈不出多么深刻的大道理，她对角色的领悟，大多数来自她的生活经历。30岁时，温丝莱特已经四次获奥斯卡提名，是奥斯卡提名次数最多的年轻女星。她对表演认真、专业，却总是欠缺一点东西。

直到2008年在《朗读者》里扮演了一位文盲、底层女工、纳粹分子，温丝莱特的演技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底层中年女人身上的粗鲁、强硬、自卑和柔情，都被她细致而多层次地表现出来。除了多年的演技积累，凯特身上底层出身的世俗气，与角色汉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有内地影评人认为，温丝莱特的气质类似中国影后巩俐，她们都轮廓坚硬、内心强大，身上有挥之不去的世俗气质。混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她们是表现力、感染力极强的女王；一旦被装裱得光鲜亮丽，放在橱窗里，就会失去生命力。

温丝莱特也认为，自己更适合演那些普通人，尤其擅长那些忙于柴米油盐、丈夫孩子们之间，疲于生活、狼狈不堪的中年主妇。

依旧保持着普通人的生活气息

“做一个普通人，诚实且快乐地生活。”这是温丝莱特从父母那得到的最大一笔财富。

温丝莱特出生演艺世家，祖父母都是演员，运营一家定期换演剧目的剧团，而剧院就在他们的花园里。她的母亲有6个兄弟姐妹，都有表演天分，只有母系性



出演《欲海情魔》正是温丝莱特本人经历与门德斯离婚的那段日子，皮尔斯这个角色或多或少都投入了她个人的真实情感

格比较害羞。父亲也是一个演员，在温丝莱特11岁时，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只能偶尔打零工。而整个家庭的重担，便落在母亲身上。母亲开始外出工作，在一家熟食店打工，勉励支撑整个家庭。“母亲非常强壮能干，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我记忆里，家里的氛围始终是幸福的。”温丝莱特说。

小时候，温丝莱特的家境并不好。父母带着这帮兄弟姐妹住在津贴房里，她和姐姐分享同一个卧室，每个人都要做家务。“我踩在真实又温暖的土地上成长，这让我长大后不需要做一个歇斯底里的好莱坞泼妇。”温丝莱特说。

这个家庭负担不起昂贵的周末假日，但父亲会向同事借一辆车，带一家人开到英国东南部的港口去玩。大家没有露营装备，也没有钱住酒店，就住车里。“我们一直在这种乡下土包子的生活里其乐融融，母亲教会我，最重要的是让生活继续下去，而不是抱怨。她自己也从不怕繁重的劳动。”至今谈起母亲，温丝莱特充满了敬佩。

12岁那年，温丝莱特拍了一则糖果广告，赚到第一笔收入60英镑，买了一件皮夹克。进入戏剧学校后，她开始参与各种表演，甚至做一些配旁白的工作。为此，她曾一天就赚到了150英镑。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让她能负担起自己的学费。之前，学费都是由祖母垫付的。

“这种极端快速的成长，发生在我15-22岁之间。”温丝莱特说，“当所有人都在外边醉醺醺地鬼混时，我在工作，我在过自己的生活。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没有吸过毒品，从没有尝试过可卡因，我只是旅行过许多次，比如去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摩洛哥……你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远离这些东西，不得不快速思考、快速成长。”

如今，温丝莱特的演艺事业非常成功，但她依旧保持着普通人的生活气息。大多数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都穿得很随便，觉得穿华服走红毯是很滑稽的事情。她没有私人健身教练，只是在家跟着DVD练习普拉提。

她想让孩子们感受到普通人生活的好处，让他们学会人性的感恩和敬重。像所有父母一样，她会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一起坐巴士回家。在法国拍摄《杀戮之神》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一起逛跳蚤市场，淘旧货。她计划，以后要让孩子们在广场上玩，学骑自行车。

“我想尽可能地给孩子们一个普通人的生长环境，他们需要去坐公交车，需要搭地铁，需要在操场上满身是泥地玩耍，而不是出现在狗仔队的镜头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这样的记忆。”温丝莱特说。

B=《外滩画报》

K= 凯特·温丝莱特

“我喜欢像作家那样，对日常生活满怀灵感”

B: 你和罗曼·波兰斯基是怎样开始合作的？

K: 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就异常兴奋，也很惊讶。

B:惊讶？

K: 罗曼·波兰斯基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导演。我读过电影剧本，也看过雅思米娜·雷乍原来的舞台剧剧本，能够加入这个剧组，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也扪心自问，是不是有足够勇气挑战他的作品？我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同他一起工作？不得不承认，这些想法始终都在困扰着我。作为女演员，你必须紧紧把握你的角色，去感受剧中人

物的切身环境，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关系之中。很幸运的是，通过南希这个角色，我把很多关系与我融合起来。我自己也是来自一个大家庭，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意味着我深知孩子们玩耍时产生的问题。

B:作为获得学院奖提名最年轻的女演员，为什么五年之后，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K: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16岁就离开了学校，知识量很不足。我感觉，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到，因为我太早地离开了学校，改行当演员，拍电影。曾经有那么一刻，我自问：是不是该停止表演，重新回到学校？但我却没有那么做。所以，我不得不时刻警戒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那么多时间来领悟一个角色——通常会花上三个月研究角色，但这部电影我只花了两个月。

B: 你怎样看待这个角色？南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K: 南希是许多欧洲摩登女性的写照，她将事业和个人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她是一个忙碌的母亲，却很享受生活，她热爱奢侈品，特别是昂贵的化妆品和衣服。同时她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会对没有时常陪在孩子身边感到愧疚。但是，对于如何做母亲和家长，她固执己见。她爱她的子女，希望能够在他们犯错时给予保护。

B:你会把南希看做生活中的你吗？

K: 不会。我不会因为出演的电影角色，或者其他，而影响我生活中的决定。我们都有多重自然天性，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所处的社会、所交往的人来改变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做演员很有趣。从一开始，当我们开始相互交谈时，就可以预见到这会是一幕悲剧，以灾难收尾的悲剧。

B: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K: 这或许听起来很可笑，最难的就是对话。电影从最初的无声时代，演变成视听的画面——我指的是那些科技上的进步。冗长的对话已经不受当今潮流的欢迎，这就是为什么当罗曼决定对剧本不做任何删减的原因。这次演出更像是话剧表演，对我来说，着实是个挑战。此外，这么强大的演员阵容也很有挑战性，几乎全都是得到过奥斯卡奖的人，他们都很个性。电影最终完成，得益于每个人的鼎力支持，相互理解，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为同样的目标奋斗。此外，这部电影的拍摄，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活力，这是以往角色不曾有过的感觉。

B: 你愿意评价一下这种感觉吗？

K: 电影的摄制过程可谓是筋疲力尽，有时，花数周、数月时间来拍摄的一部电影，总有些时空转换上的不适应。比如我在《朗读者》中所饰演的汉娜，她曾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但两周之后，我又要以全然不同的身份去饰演别的角色。第一天，我演60岁的汉娜在监牢里的样子；第二天，我又是年轻的汉娜，要演和戴维相爱的画面。这样的拍摄流程，让我

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频繁的角色转换上。但这次是在同一个场景不间断地拍摄，让我全身心集中在人物上，意味着我不用再为人物的时空切换而伤脑筋。

B:除了表演，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吗？

K: 我会创作。我喜欢像作家那样，对日常生活满怀灵感。如果你能午夜起床，点上一支蜡烛，开始写作，直至太阳升起，那真是太浪漫了。不是吗？不幸的是，我没办法写下一行。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很高兴能和导演保持很好的关系，因为，我羡慕他们的工作。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意识，是在我拍《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的时候，导演总是鼓励我说出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如果合理，甚至可以试着改变一下。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后来，在和托德·菲尔德合作《身为母亲》、和山姆·门德斯合作《革命之路》时，我也都用了这个方法。现在我猜想，是不是为了得到太多，我才会嫁给那个家伙（笑）……自打那时，我开始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体现了我的自信和勇气。当自己的想法被人家接受的时候，甚至是在电影里看见自己的成果时，那感觉真的很棒。当你回味电影的时候，这或许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刻。

B:那你和波兰斯基分享过你的想法吗？

K: 罗曼是个对自己的想法有具体规划的导演。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他不仅准备和演员们无止境地排练，甚至会让演员或是画面设计人员针对场景，展开讨论。甚至为了摄影机的某一个色彩或是角度，他都能把大家逼疯。显然，我们会表达自我，与他就某一点展开讨论，但最终总是以他想要的画面告终。他会把我们的想法，形成自己特有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固执的导演从不被任何人质疑，也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B:如果你不介意，是否能问一个和你的电影不那么密切的问题？

K: 我早就意识到当演员受访一些和电影工作相关的话题时，总有一些与此无关的话题（笑）……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人们总是希望演员们生活上也如此完美，随时看上去美丽动人，也时刻准备着回答任何提问。但作为圈内人，那些曾经登上杂志封面的人，或是登上大银幕的人，并不都是真实的。我们中许多人并不生活在传媒大众所营造的梦幻世界中，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深知正常生活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B:你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如此瞩目的关注，能和我们谈一些之后的计划吗？

K: 在完成现在的工作后，我不会马上开始另一项工作，因为，工作对我来说强度太大，常常超出我的极限。最近在威尼斯展出的三部影片，是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的，我甚至都忘了，来威尼斯是为了给自己放一个小假。我很开心，今年是特殊的一年。能参与这三部梦幻般的电影巨作，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休息一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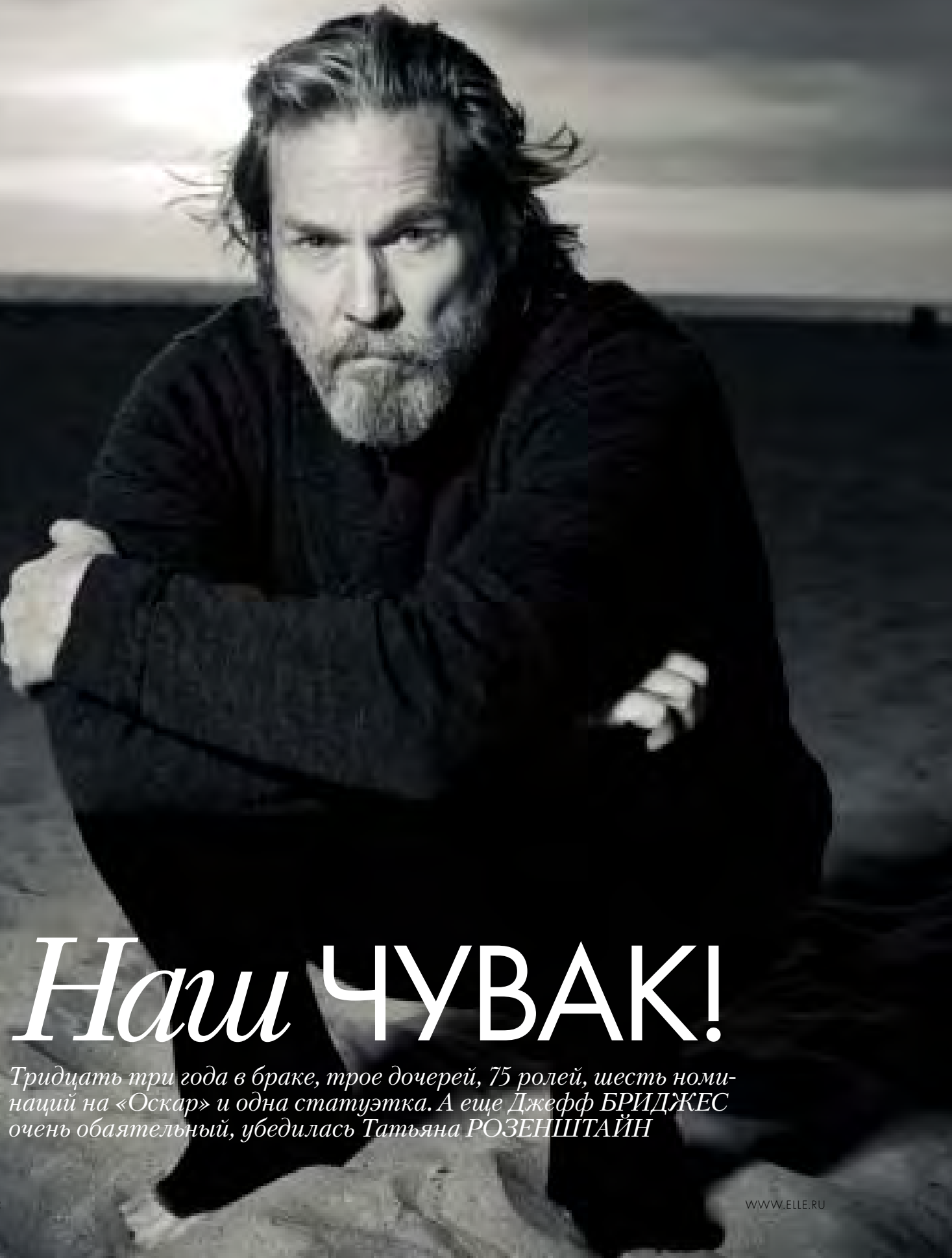
（翻译/莫为）



“

我们中许多人并不生活在传媒大众所营造的梦幻世界中，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深知正常生活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



Наш ЧУВАК!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года в браке, трое дочерей, 75 ролей, шесть номинаций на «Оскар» и одна статуэтка. А еще Джефф БРИДЖЕС очень обаятельный, убедилась Татьяна РОЗЕНШТАЙН

Говорят, Джефф Бриджес разминулся со своим временем. Он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герой черно-белого кино — мужественный, обаятельный, отчаянный. Соль земли. Но так уж повелось, что наибольший успех сопутствует актеру, когда он играет алкоголиков и бездельников. Мы полюбили его за роль Чувака из «Большого Лебовски» братьев Коэнов — безработного пацифиста, который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в супермаркет в тапочках и расплачивается за молоко чеком. «Оскар» Джефф Бриджес получил за фильм «Сумасшедшее сердце», где сыграл Бэда Блэйка, стареющего кантри-музыканта, у которого проблемы с алкоголем. В фильме «Железная хватка»,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боте с братьями Коэнами, герой Бриджеса — одноглаз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маршал Задира, известный своей вспыльчивостью и пристрастием к рому. Этот фильм открыл 61-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 в Берлине и получил десять номинаций на «Оскар».

ELLE «Железная хватка» — ремейк вестерна «Настоящее мужество» 1969 года с Джоном Уэйном в главной роли. Теперь роль Уэйна исполняете вы...

ДЖЕФФ БРИДЖЕС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Уэйн так же лихо скакал на лошадях, как я. Вы заметили, что в его фильме герой постоянно падал с лошади? Мне же удалось усидеть даже в сцене, где братья Коэны заставили меня не держаться за поводья, и при этом я стрелял сразу из двух пистолетов!

ELLE А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кому в наше время еще нужны ковбои?

Д.Б. Ковбои — персонажи из моего детства. Одни дети верят в Санта-Клауса, а я — в ковбоев. Мой отец играл в вестернах, приходил домой в ковбойской экипировке, играл со мной и братом. Мне кажется,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вестерн снова на подъеме.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объединяет людей, возвращает их к простым ценностям наших предков.

ELLE Почему вам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ходится играть подвыпивш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Д.Б. А я люблю выпить! (Подмигивает.)

ELLE Ну-ка, с этого места поподробнее!

Д.Б. Только дома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съемок. Есл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день особенно хорош, тогда я тянусь к бутылочке с виски и праздную удачно сыгранную сцену.

ELLE Ходят слухи, что вы любите побездельничать.

Д.Б. Я делаю все, чтобы меньше

сниматься в кино. Хотя для меня съемки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Когда я был моложе, моя мать советовала: «Джеффри!.. — Когда она говорила мне серьезные вещи, то обращалась ко мне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Вот так (выпрямляется, делает серьезное лицо). — Джеффри, ходи только на ту работу, которая доставляет теб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Ничего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ери в голову и не принимай близко к сердцу». Я это хорошо запомнил.

ELLE Вам кто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 блондинки или брюнетки?

Д.Б. Я уже 33 года женат, так что 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в какой цвет моя Сюзан красит волосы. Сейчас она блондинка.

ELLE 33 года? Для голливудского актера это рекорд!

Д.Б. Спросите лучше, как я вообще женился. Сначала очень не хотелось. Мы долго жили вместе, все было хорошо и спокойно. А потом грянул гром среди ясного неба — Сюзан заявила: «Женись или укладывай вещи».

ELLE А вы?

«Куда бы я ни пошел, МНЕ ВЕЗДЕ НАЛИВАЮТ любимый коктейль Лебовски — «БЕЛЫЙ РУССКИЙ»

Д.Б. Я запаниковал, меня охватил ужас: «Уйти? Сегодня? Навсегда?» Я не мог этого перенести. И тут же женился.

ELLE Что разрушает брак?

Д.Б. Мысли о разводе. Знаете, великий режиссер Фрэнсис Форд Коппола любит учить юных актеров, и один из его советов звучит так: «Любите, женитесь и выходите замуж. Все фильмы снимаются о любви. Для нее стоит жить, заводить семью и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деньги».

ELLE То есть вопрос: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ли вы с двумя девушкам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 не стоит задавать?

Д.Б. Я давно не подросток. Не помню.

ELLE В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вы обмываете?

Д.Б. Никогда. Хотя... Я же актер, а они живут фантазиями. Им труд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 врут они или играют. У меня другой грешок: я люблю ругаться. Меня на этом и ловят.

ELLE Как это?

Д.Б. В «Железной хватке» главная роль досталась 14-летней девочке Хейли Стейнфилд. Уж очень она шустрая. Завела на съемках свои порядки: так, за каждое нецензурное слово мы ей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латить по пять

долларов. Я пострадал больше все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на мне она заработала больше, чем на фильме.

ELLE Что для вас любовь?

Д.Б. Доверие. Любовь — это быть как можно ближе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и при этом уметь оставлять другого в покое. Когда я работаю, мне нужно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ться на том, чем я занят. В эти моменты жена решает все наши бытовые и семей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если вечером я сажусь выпить, она даже слова не проронит, хотя сама больше 15 лет не притрагивается к алкоголю. Зато когда работа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ситуация меняется и наступает реванш.

ELLE Вы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мерный муж, но 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отец...

Д.Б. У меня три дочери (тянется к портмоне и вытаскивает фото). Но они уже большие. В апреле моя старшая, Изабель, сделала меня дедушкой.

ELLE Как насчет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делиться с нами секретом воспитания?

Д.Б. Я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 что дети рождены

на свет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оплощать мечты своих родителей. Я их люблю и понимаю. Они платят мне тем же.

ELLE Кто для вас самый великий режиссер?

Д.Б. Их двое. Итан и Джоэл Коэны. Этот факт не вызывает сомнений даже у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иноакадемии, если учесть лавину «Оскаров», которая обрушивается на их головы. Они сделали из меня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Чувака из «Большого Лебовски». Теперь, куда бы я ни пошел, мне везде наливают «Белый русский» (любимый коктейль Лебовски. — ТР.). Этот парень так популярен, ч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устраивают вечеринки в его честь. Все одеваются как в фильме, играют в боулинг.

ELLE Где у вас стоит «Оскар»?

Д.Б. Хороший вопрос. Задам его Сюзан. С «Оскаром» произошла стр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гда я получил награду, то возмнил, что на меня сейчас появятся роли. Что из этого получилось? Фильм, за который дали статуэтку, был про музыканта, и вместо режиссеров мне стали называть музыкальные продюсер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ришлось выпустить диск с песнями. ●

С немецкой ТОЧНОСТЬЮ

Диана КРЮГЕР рассказала Татьяне РОЗЕНШТАЙН о том, почему не снимается вместе с бойфрендом, нужно ли дружить с бывшими и что такое немецкая пунктуальность. Увидеть актрису можно будет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в фильме «Отряд особ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в прокате с 3 ноября)

Путь Дианы Крюгер к славе не был легким. Она выросла без отца в деревушке на севере Германии. Еще подростком начала работать, чтобы хоть как-то помочь маме. С мечтами о балетной карьере пришлось расстаться из-за травмы колена. В 15 лет она победила в конкурсе красоты в Гамбурге и стала работать моделью. Достигнув успеха на этом поприще, Диана решила попытать счастья и стать актрисой. Поначалу ей предлагали лишь маленькие роли, но потом ее заметил Люк Бессон. Сниматься он Диану не позвал, зато предложил сменить фамилию Хайдкрюгер на что-нибудь более простое и запоминающееся. Девушка послушалась и не прогадала.

ELLE Зачем, имея успешную карьеру модели, вы решили стать актрисой?
ДИАНА КРЮГЕР Подобный вопрос задается, вероятно, всем актрисам, которые пошли по этому пути. А их немало: Моника Беллуччи, Пенелопа Крус, Ума Турман. Модельный бизнес помог мне вырваться из той среды, которая меня окружала. В городке, откуда я родом, живет восемь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каждого видишь минимум два раза в день. Останься 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сбылась бы мечта моей матери, видевшей меня специалистом по налогам. К счастью, я победила в конкурсе красоты и моя жизнь изменилась. Я переехала в Париж, стала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по миру. И хотя в профессии модели хватает приключений и театральности, мне не доставало настоящей сцены, хотелось больш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еньше коммерции.
ELLE А чем вы занимались до того, как стали моделью?

Д.К. Ходила в школу, занималась балетом. Еще я много работала: разносила газеты, рекламу. Я воспитывалась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семье и состояла в местной общине, там тоже бы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дработать, например, во время похорон я разносила свечи. Многие девочки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ка мечтали попасть в штат местного кафе «Гинденбург». Меня туд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брали: в 14 лет я выглядела на 10.

ELLE На что вы тратили зарплату? Покупали модные журналы?

Д.К. Отец рано оставил мать, поэтому я помогала как могла. А если у меня и появлялись деньги, то я всегда старалась оставаться практичной.

ELLE Вы часто навещаете родных в Германии? Как он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вашему успеху?

Д.К. Два-три раза в год. Близкие,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мной гордятся. И не только они, но и жители всего города (*улыбается*). У нас никто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делал карьеру в шоу-бизнесе или кино. Когда я начала сниматься с голливудскими актерами, то по желанию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ходила с блокнотами и выпрашивала автографы. С Брэдом Питтом мне вообще пришлось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раз десять — для каждог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по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Бедный Брэд, наверное, думал: «Этого мне еще не хватало».

ELLE Вы лицо часовой марки Jaeger-LeCoultre.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компании назвали женщину «красивую, обаятельную, элегантную и талантливую» и остановили свой выбор на в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ряд ли найдется хоть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скажет, что у вас плохой вкус. Что для вас стиль? Есть ли у вас стилист?

Д.К. У меня нет стилиста, да и стиль для меня не связан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 модой. Мой стиль развивался на ощу-

«С БРЭДОМ ПИТТОМ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раз десять — для каждог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 по отдельности»

щениях. Работая моделью, я «набила» глаз на формы. Потом начала различать силуэты. А под конец обратила внимание на структуру ткани — у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на своя, как вторая кожа. Поэтому в одной одежде мы чувствуем себя абсолютно комфортно и носим ее годами, а в другой нам неуютно и мы «забываем» ее в шкафу.

ELLE Как вы относитесь к аксессуарам и украшениям?

Д.К. Украшения я почти не ношу. Но у меня слабость к вечерним часам с бриллиантами. Они кажутся мне шикарнее и элегантнее, чем браслеты и цепочки.

ELLE Какие у вас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ELLE С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я, как настоящая немка, не теряю времени зря. На встречи никогда не опаздываю и к ролям готовлюсь заранее. С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задумыва-*

вается) время летит быстрее, чем хотелось бы. Особенно с возрастом.

ELLE Вас это пугает?

Д.К. Вообще-то, нет. Скорее, мне любопытно. Но, помня о скоротечности времени, я ежедневно стараюсь заняться тем, что может доставить мне хотя бы маленьк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ELLE Как вы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и бы свой стиль?

Д.К. Мне бы не хотелось ег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ейчас и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Но у меня явно выражен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к сдержанной классике.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я «боюсь» моды.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Я позволяю себ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ировать. Не люблю, однако, и другой крайности — когда за модой следят, надевают лишь те вещи, которые появились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сезоне. Надо носить то, в чем чувствуешь себя комфортно, даже если речь идет о выходе в свет и стилисты отчаянно пытаются соблазнить тебя каким-нибудь новым фасоном или прической.

ELLE Что думает о вашем стиле ваш возлюбленный Джошуа Джексон? Насколько для вас важно его мнение, когда вы покупаете себе наряды?

Д.К. Мне важно мнение Джошуа, но это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при первом же его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и я бегу домой переодеваться. Но то, что он думает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наряда, я охотно выслушиваю. Ведь,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хочется нравиться любимому мужчине, а со стороны всегда видней.

ELLE Джошуа — тоже актер, и вы уже шесть лет вместе. Не хотели бы сыграть с ним в одном фильме?

Д.К. Джош снимается в телесериалах,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ой формат. Реши он сняться со мной в одном проекте, у него на это не хватило бы времени. Девять месяцев в году он проводит на съемочной площадке.

ELLE До Джошуа вы были в браке с французским режиссером и актером Гийомом Кане. Однако с нынешним партнером вы, каже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ть не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Почему?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брак изжил себя?

Д.К. Мне эта форма отношений больше неинтересна. Люди должны жениться и выходить замуж, если это делает их счастливыми,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или отвечает 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м,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им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креп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бумаг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роспись и печати не могут удержать двоих вместе, когда они того уже не желают.



ELLE Но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вы заключали брак, и нельзя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 бывшим супругом вы расстались врагами.

Д.К. Это верно. Я всегда остаюсь в друж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быв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Кому нужны ссоры? Если люди провели время под одной крышей и многое вместе пережили, я не вижу причин после расставания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ELLE Вы давно снискали слав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звездами: работаете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свободно владеете немецким, французским и английским языками, хотя предпочитаете снимать фильмы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и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да и вообще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проводите во Франции, называя Париж своим домом. Кстати, у вас еще сохранилось немецко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Д.К.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на немецк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итальянских или шведских актеров уже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Оно есть лишь на уровн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ино. Я ощущаю себя европейкой.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жить в Париже. Обожаю кафе, где можно подолгу сидеть и обсуждать последний фильм, бары, где за бокалом вина рождаются самые неожиданные идеи. Люблю французик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им присуща необычная легкость, и даже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проекты здесь кажутся под силу. Однако п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ю и по характеру я осталась немкой, с вечными немецкими добродетелями — пунктуальностью, тщательностью и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И, конечно, у меня сохранилось герман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тво, хотя есть и постоянная прописка в Америке.

БЛИЦ
Омлет или яичница?

Яичница.

Кошка или собака?

Кошка — само воплощ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Лучший кинопоцелуй?

Патрик Суэйзи и Дженнифер Грей в «Грязных танцах».

Секс или десерт?

Секс.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вы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те во сне?

Хороший вопрос, думаю,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В какой валюте храните деньги?

Кто вам сказал, что я их храню?

Джордж Клуни или Брэд Питт?

А я не могу выбрать обоих?

ELLE Отлично помню ваш недавний фильм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 Лиамом Нисоном. Вы сыграли боснийскую беженку, которая нелегально живет в Берлине, подрабатывает в таксопарке. Когда в ваше такси попадает Лиам Нисон и машина переворачивается, вы успеваете нырнуть в ледяную воду и спасти своего пассажира. Да и вообще, в фильме много погонь, стрельбы. Вам

нравится воплощать сильных женщин на экране?

Д.К.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меня нет какого-то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имиджа, типа «сильная женщина» или «жертва любви», иначе меня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 праву назвать плохой актрисой. Эта роль мне очень симпатич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жанр триллера разбавлен здесь социальной драмой. А моя героиня показана в фильм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 силь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уязвимость — беженка, нелегалка, женщина без средств,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прятаться от властей, а потом еще и от спецслужб, — она проявляет характер и дважды спас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Мне доставляет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воплощать сложные и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роли на экране, и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в них есть частичка меня —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ила духа. Все же те роли, что нам ближе по характеру, всегда выходят наиболее удачно.

ELLE То есть вы готовы спасать жизни и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Д.К. (смеется). Ну, насчет ныряния в ледяную воду — этого я вам не могу пообещать. Но мне приятно думать,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характер. В таком бизнесе, как кино и мода, гд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много работать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перенапрягаться, выживают лишь сильные характеры.

ELLE Для фильма «Троя» вы поправились на сем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На что еще вы можете пойти ради роли?

Д.К. На все. Физ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нешности, будь то цвет, голо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оправиться или похудеть, для меня вовсе не кажутся чем-то экстраординарным. Наоборот, это помогает перевоплотиться и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себ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новом образе.

ELLE Для фильма «Тигровые отряды» вы учил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Д.К. Да, в фильме я была замужем за русским принцем! Но Россию я толком не знаю. Скоро собираюсь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Режиссер Паскаль Шомей снимает в вашей столице фильм «Полет на Луну».

ELLE Луна и Россия — какая связь?

Д.К. Нам нужен снег.

ELLE Погода у нас капризная. Вместо снега, возможно, будет слякоть и грязь. А кстати, вы еще помните что-нибудь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Д.К. Очень немного, для фильма я заучила два-тр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ELLE И что можете сказать?

Д.К. Только попробуй! ●

Оговорки ПО ФРЕЙДУ

17 ноября на экраны выходит фильм «Опасный метод», в котором Вигго МОРТЕНСЕН сыграл Зигмунда Фрейда. Татьяна РОЗЕНШТАЙН встретила с актером на Венецианском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е и попыталась устроить ему сеанс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FABRICE DALL'ANESI / CORBIS OUTLINE / FOTOSA

Я застала Вигго в отличном настроении. Неподалеку от нашего места встречи давал интервью его коллега Майкл Фассбендер. Оба снялись в фильме Дэвида Кроненберга «Опасный метод»: Фассбендер сыграл Карла Юнга, а Мортенсен — его научно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Зигмунда Фрейда. Психиатры вовлечены в любовную интригу с русской красавицей,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известным психологом Сабиной Шпильрейн.

Итак, при моем появлении Вигго по-приятельски взял меня под руку и предложил: «Давай подшутим над Майклом?» И пока я успела сообразить, что он имеет в виду, актер уже подтолкнул меня к Фассбендеру и представил: «Майкл, к тебе наконец-то пришли с ирландск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Похоже,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все-таки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твоими успехами». Фассбендер подскочил с кресла и начал горячо пожимать мне руку, казалось, он вот-вот расплачется от счастья. Мортенсен в это время покатывался со смеху у меня за спиной. Потом он уселся в кресло и скомандовал: «Начнем!» Затем посадил на подлокотник плюшевую куклу, похожую на Деда Мороза в тюремной одежде. Как сказали мне друзья-журналисты, куклу Мортенсен получил на Венецианском фестивале в подарок от поклонников. Я перевела взгляд с плюшевого существа на актера, а тот добавил: «Прошу обращаться ко мне через куклу,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вам будет нужен сеанс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Мне сразу вспомнился последний фильм Джуди Фостер, где Мел Гибсон носил с собой игрушечного бобра. По сюжету фильма «Бобер» плюшевый грызун должен был помочь герою вылечиться от депрессии. Я расположилась в кресле напротив и заявила в ответ: «Пожалуй, начнем. Только вопросы задавать буду я».

ELLE Итак, вы сыграли Зигмунда Фрейда. Что поразило вас в персонаже? Чем вас привлекла эта роль?

ВИГГО МОРТЕНСЕН Я очень хотел поработать в Вене, и по сценарию мы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провели в австр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е (смеется). Кроме того, я уже не раз плодотворно сотрудничал с Кроненбергом. У него отличные темы и хорошие сценарии. Мне такж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я наконец-то смог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на экране.

ELLE А что вы делали до этого?

В.М. Обычно меня приглашают на ро-

ли, где м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с умным видом позировать перед камерой и молчать. Похоже, хватает одного мо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чтобы украсить кадр. В «Опасном методе» мне представилас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сказаться. Какое был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вести долгие умные диалоги. В речь Фрейд вкладывал весь свой характер. Для него она была средством самовыражения, оружием для нападения, защитой от врага. Он общался, чтобы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ть друзьями и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ациентов. Поэтому он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владел искусством диалога. Для меня эта роль стала хороше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Мне кажется, я даже стал элегантнее выражаться. Я так сжился с героем, что, пожалуй, проведу в этом образе еще месяц-другой.

«Я ходил босиком и в перерывах между съемками отправлялся ПООБЕДАТЬ в костюме, доспехах и С МЕЧОМ В РУКАХ»

ELLE Вы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фильм о Фрейде 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е будет интересен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зрителю?

В.М. Надеюсь.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себе, что до Фрейда и Юнга психически больным людям выкручивали руки, призывали их к кроватям. И вдруг рождается поколение врачей, которые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жестоких методов обращения с пациентами и решают лечить их разговором. Даже если многих зрителей не интересуют темы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и то, кто такие Юнг и Фрейд, в фильме речь идет о любви, ревности, совести, контроле. А эти темы,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

ELLE Многим зрителям вы полюбились в роли Арагона из трилогии «Властелин колец». С тех пор видеть вас в других ролях, особенно такой, где вы играете немолодого Фрейда, несколько непривычно...

В.М. Я с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ю себя не иначе как Арагоном. Этот образ был для меня очень гармоничен,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я его не играю, а живу в нем. Я ходил босиком, почти не менял одежду и даже в перерывах между съемками

отправлялся пообедать в костюме, доспехах и с мечом в руках. Мне его, кстати, после съемок подарили.

ELLE Ваш сын, вероятно, очень обрадовался?

В.М. Нет, он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был уже вполн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 подростком и, наверное, думал, что его отец вышел из ума. Дети всегда умнее своих родителей, ведь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не только вбирает в себя опыт предыдущего, но и двигается дальше.

ELLE А каким было ваше детство?

В.М. Когда я был маленьким, мои родители постоянно переезжали с места на место. Хотя я родился в Нью-Йорке, моя семья долго жила в Южной Америке — в Аргентине и Венесуэле. Когда мн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11 лет, мы вернулись в Нью-Йорк, и здес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я пережил культурный шок. Во всей округе никто не говорил по-испански, никто не интересовался футболом, а на улице я лишь однажды встретил темнокожего человека. С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я замкнулся в себе, старался избегать шум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друзей.

ELLE Как можно быть нелюдимым, но выбрать актерскую стезю? И как же вы справляетесь с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ю?

В.М. Актером я стал поневоле, мне нужно было как-то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деньги. Иначе я, может быть, с головой ушел бы в поэзию или живопись.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 в Лос-Анджелесе меня особенно никто не донимает. Наверное, у меня не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ая внешность. Даже если и нашлись бы любители сенсаций, то максимум, что у них бы получилось, — это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 меня с пакетами на выходе из супермаркета. Я не хожу на вечеринки. Работаю и отдыхаю. У меня даже машины не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себе жизнь в Лос-Анджелесе без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автомобиля? Уже за одно это тебя все считают сумасшедшим.

ELLE На что же вы тратите гонорары?

В.М. А я и не трачу. Я экономный. Откладываю — для дома, для семьи. Инвестирую в сво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бизнес или просто покупаю музыкальные диски, книги и краски для рисования.

ELLE Вы такой скромный и домовитый. Прямо-таки мужчина мечты!

В.М. Говорят, что я популярен у женщин, но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я это заметил. Я слишком смущаюсь. Когда был помоложе, то боялся подойти к девушке, не то что заговорить.



ELLE Однако же к своей бывшей жене, художнице и певице Эксене Червенке, вы умудрились подойти.

В.М. Да, но я не люблю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о сво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огу лишь заверить, что с бывшей супругой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общаемся и я часто провожу время в компании с ней и нашим сыном.

ELLE Что значит имя Вигго? Вас так называли в детстве?

В.М. Это скандинавское имя.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то вроде «битвы». Когда я был ребенком, меня звали Вигг.

ELLE «Властилина колец» вы снимали в Новой Зеландии...

В.М. Да, в глуши новозеландских лесов.

ELLE С вами что-нибуд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на съемках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В.М. Однажды мне выдел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вобод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я решил прогуляться по окрестностям. Пока я бродил по лесу, быстро стемнело. Осветить дорогу было нечем, и я попытался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вспышкой от фотокамеры. К сожалению, ее действие длилось лишь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оэтому я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ткнулся на сучья и падал в канавы. Закончилось все тем, что я набрел на болото и решил там пересидеть, пока не появится луна. Потом кое-как добрался до дома, а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мне здорово

«Обычно меня приглашают на РОЛИ БЕЗ СЛОВ. Похоже, хватает мо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чтобы УКРАСИТЬ КАДР»

досталось от гримера. Ему пришлось многие часы возиться со мной, чтобы наложить грим на синяки и ушибы.

ELLE Какой вывод вы сделали из своей прогулки?

В.М. Человеку только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н все держит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 ним постоянно случаются какие-то казусы. После ночевки на болоте я понял, что в жизни нельзя ничего знать наверняка, точно запланировать или рассчитать. Нужно быть мобильным,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м и уметь быстро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я.

ELLE В фильме «Дорога» вы играете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видит конец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 скитается с сыном в поисках пищи и пытается скрыться от каннибалов. В конце фильма вы погибаете. Что для вас смерть?

В.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этом фильме я напрямую столкнулся с вопроса-

ми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Перед съемками «Дороги» я очень нервничал.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я не справлюсь с ролью. Думал, что у мен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опыта.

ELLE А разве можно быть опытным, когда речь заходит о смерти?

В.М. Нет. Смерть нельзя пережить, но ест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ны ее правдоподобно сыграть.

ELLE И с чем это связано?

В.М. Думаю, тут нужен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жизни, опыт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мудрость, которой нет у меня. Мудрость нельзя унаследовать или поспешно приобрести. Она т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открывает в себе само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воего жизненного пути. И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этот путь за тебя. До съемок в «Дороге»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у меня не хватит опыта. Но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дорога пройдена, я уже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смеется*).

ELLE Что бы вы заказали на свой последний ужин?

В.М. Шоколад. Он меня успокаивает.

ELLE В «Пороке на экспорт» вы сыграли русского бандита. Для этой роли вы ездили в Россию, чтобы выучить язык и понять русских. Получилось?

В.М. Когда меня утвердили на роль, я сел на самолет и полетел в Москву. Я бродил по улицам часами, катался в метро и изучал людей.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не только их понять, но и походить на них. Потом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глубинку и доехал даже до Урала. По дороге мн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разные люди,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были настоящими выходцами из криминальной среды. Меня посвятили в искусство ношения татуировок,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и означают. В фильме у меня их 43. Российские знатоки мне рас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атуировка — это не украшение, а символ статуса и иерархии в преступном мире. Еще я более полугода занималс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Не учил его, а ощущал. Слушал касcеты, смотрел кабельн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я почти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имал, но язык помог мне вжиться в образ.

ELLE И роль бандита в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астерски воплотили.

В.М. Когда в Лондоне я надел футболку, оголив при этом свои татуировки, и отправился в русский бар, то заметил, что многие гости стали нервно вскакивать с мест и пересаживаться от меня подальше (*улыбается*). Мне это очень польстило. ●

БЕЛЛУЧЧИ

Секс, насилие и Моника

После каннской премьеры фильма «Бешеная кровь» имя Моники Беллуччи снова на слуху

ТАТЬЯНА РОЗЕНШТАЙН,
ДЛЯ ФОКУСА



О её тщеславии и везении ходят легенды. Но зрители ценят актрису за красоту и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 которые помогли ей стать кинозвездой мирового уровня. Последний фильм с участием Моники Беллуччи «Бешеная кровь» посвящён легендарным итальянским актёрам 1940-х Луизе Ферриде и Освальдо Валенти,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м партизанами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до конца войны.

– Г-жа Беллуччи, вы уже смирились со своим образом сексуального кумира и с толпами папарацци, гоняющимися за вами с фотокамерами?

– (Улыбается.) Это всё временно! Я стараюсь не сживаться с иллюзией того, что актёрские роли – реальность, а отношусь к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в кино как к ремеслу, которое приносит заработок.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секс-имиджа, может быть, мне повезло больше, чем моим коллегам, не знаю. Наверное, сказывается итальян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связанная с ним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

– Однако вы, кажется, любите позировать перед камерой, а иногда и обнажаться перед ней?

– Ничего не имею против обнажённого тела и охотно играю роль музы для

фотографов и режиссёров. Нагое тело так ж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как и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средств общения.

– В фильме «Бешеная кровь» эротизм и сексуальность играют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 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очень мало знаю о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моей героини – Луизы Ферриды. Трагедия этой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 красивой и талантливой женщины разыгралась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огда ей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йти на сторону фашистов, давших 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творчески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ебя. Она не виновата в том, что имела несчастье



жить в сложное 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 или в том, что страстно любила Освальдо Валенти. Итальян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скрывала факты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этой знаменитой пары. Причины понятны: никому не хотелось вспоминать о наследии фашистов. Однако их жизнь не связана с этим наследием напрямую. Они так же неуважи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политике, как к фашистам ил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 и были заняты своим творчеством и любовью. 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ино наполнено чувствами, сложными драмами и эмоциями –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в фильме Марко Туллио Джорданы так

много любовных драм и сексуального эротизма. На самом же деле нам неизвестны подробности сексуальной жизни этой пары, но до сих пор об этих людях ходит множество слухов и легенд.

– **А как вы относитесь к сексуальным сценам на большом экране?**

– Если секс показан эротично, если он связан с сюжетом фильма, например, помогает раскрыть историю двух людей, то у меня нет сомнений в е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ругое дело, когда режиссёр упивается показом обнажённого тела, как мяса, не вкладывая в его демонстрацию никакого иного смысла.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к

наготы я считаю вульгарным, он претит моему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ю о красоте и эстетике. Освальдо Валенти и Луизу Ферриду нельзя назвать распущенными людьми, они был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раскрепощёнными, то есть смелыми и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тому – их убийство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часов до объявления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Ведь для партизан было важно убить не каких-нибудь фашистов, а уничтожить двух знаменитостей, смерть которых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 вся страна.

– **В 1992 году Фрэнсис Форд Коппола пригласил вас на не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наложницы Дракулы, вы с запоминающимся вождением облизывали кровь.**

– И с тех пор у меня накопился в этом деле огромный опыт (смеётся). В начале актёрского пути меня часто приглашали на миниролы, всего на один-два съёмочных дня. И я старалась выложиться на 100%. Мне было не важно, как выделиться, главное – сделать это с шармом. Моё жизненное кредо –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оно движет мною в любви и

карьере. И м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оставляет больш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испытывать чары своего эротизма на других. В это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слаждение, но и моя власть. Она дана мне природой. Однако многи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сужд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из-за своей категоричности они не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ситуацию объективно. Им кажется, что красotka Белуччи порхает по жизни и пожинает лавры лёгкой славы. Мало кто знает, что после съёмок у Копполы я записалась в актёрскую школу и прилежно выполняла все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 **К каким же ролям вам пришлось наиболее долго готовиться?**

– Например, к «Малене» у Джузеппе Торнаторе или к роли Алекс в «Необратимости» Гаспара Ноэ. Обе рол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очень тяжёлые. В «Малене» я играла красотку, которую жаждут мужчины всей деревни. И поверьте,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т сценарий написан специально для меня, сюжет картины – далеко не вымысел. Героиня Малена – несчастный человек, её никто не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всерьёз, а таких женщин в маленьких итальянских селениях немало. Другая работа, у француза Ноэ, посвящена девушке, которую жестоко насилюют. Мне довелось посмотреть фильм всего два раза, каждый раз я тяжело переживала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ситуации, тяжесть обиды, которую мужчины могут >>>

ОБЪЕКТ НАСЛАЖДЕН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образ
красотки
для глянцевого
журналов
и объективов
напарницы,
Моника Беллуччи
не снимается
в проходных
фильмах, отдавая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сложным и спорным
драмам



нанести женщине, и жестокость, с которой сильный издевается над слабым.

– **А как вы относитесь к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в «Страсти Христовых» и к Мелу Гибсону?**

– Знаете, ведь я не католичка и отдаю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агностицизму, поэтому мне сложно обсуждать философско-религиозну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 Гибс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он снял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фильм о жизни Христа, я же думаю, что жизнь Христа сопровождалась ужасным насилием, поэтому эту тему нельзя было снять иначе.

–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Необратимость» и «Страсти Христовы» объединяет одна тема – насилие.**

–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ение, что фильмы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будь то триллеры, фантастика или хоррор, стали очень агрессивными. Но ведь окружающ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влияет на сюжет картин, она их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А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такие ленты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более жестокими, чем сама жизнь.

– **Какие роли доставляют вам особ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Кого бы вы ещё хотели воплотить на экране?**

– Считаю себя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счастливым человеком, так как снимаюсь не только в Италии, но и во Франции, и в Америке. Подоб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благотворно влияют на мою актёрскую карьеру, на развитие личности, кругозор, помогают смотреть на мир глазами космополита.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особые актёрски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играть как итальянскую провинциалку Малену, так и злую королеву в «Братьях Гримм» или Персефону в «Матрице». Чем разнообразнее характеры, тем интереснее их адаптация.

– **Вам приходится м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Но всем известна ваша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 к семье и ребёнку. Вам удаётся совмещать?**

– Итальянские актёры вынуждены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чтобы иметь возмож-

ность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заниматься своим ремеслом. У нас много талантливых режиссёров и актёров, но не хватает денег на серьёзные проекты. К тому же наше кино очень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о и час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капризов власти имущих. Я охотно снимаюсь в Италии и рада каждому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на родину, но для полноцен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не необходима работа во Франции и особенно в Америке.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семьи, то своего ребёнка я вожу с собой. Мне даж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частые переезды, я могу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ольше времени с дочерью, чем женщины других профессий, например, врач или адвокат. Когда я снималась у Бертрана Блие, малышк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лишь три месяца. У меня бы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елать перерывы на съёмочной площадке, чтобы кормить её грудью каждые два часа. Будь я в зале суда, подоб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выглядело бы неуместным.

– **У вас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бот в кино, но ваши фотографии часто появляются на обложках журналов как приманка. Как вы сами относитесь к подобному противоречию?**

– Свои роли я выбираю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 могу повлиять на этот выбор. Глянцевые же издания мне неподвластны. Иногда листаешь страницы журнала и даже не узнаёшь себя на фотографиях. **ФОКУС**

Моника Анна Мария Беллуччи

Родилась **30 сентября 1964 года** в деревне Читта ди Кастелло, провинция Умбрия, Италия. Училась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Перуджи. Чтобы оплатить учёбу, подрабатывала в модельном бизнесе.

1988 г. – подписала контракт с Миланским модельным агентством Elite Model Management.

1992 г. – дебют в кино, «Дракула Брэма Стокера» Френсиса Форда Копполы.

1996 г. – номинирована на премию «Сезар» за роль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триллере «Квартира».

Самые известные фильмы: «Доберман» (1997), «Малена» (2000), «Необратимость» (2002), «Матрица» (2003), «Страсти Христовы» (2004), «Пристрели их» (2007). Замужем за французским актёром Венсаном Касселем (**с 1999 г.**). Дочь – Дева Кассель (родилась **в 2004 г.**).